

文章选读

牡丹江师范学院中文系文选教研组编



无产者和共产党人·····	马克思 恩格斯 (1)
马克思墓前演说·····	恩格斯 (11)
欧仁·鲍狄埃·····	列 宁 (14)
悼列宁·····	斯大林 (17)
批“克己复礼”·····	(23)
驳马立克·····	(26)
谈反潮流·····	(29)
全心全意为革命·····	(34)
海关钟声·····	(36)
雪 莲·····	(40)
井冈鹃·····	(48)
记一辆纺车·····	(51)
谁是最可爱的人·····	(56)

风展红旗如画

• 韶山——井冈山公路见闻 (62)

无影灯下的战斗 (节选) (74)

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战士

——铁人王进喜 (92)

我要读书 (118)

房东大娘 (133)

延安的种子 (142)

特别观众 (156)

金钟长鸣 (174)

民歌五首 (194)

西沙之战 (197)

回延安 (214)

西去列车的窗口 (219)

庐山颂 (227)

向远方 (230)

中原我军占领南阳 (233)

我三十万大军胜利南渡长江 (235)

向沙漠进军 (236)

无产者和共产党人

马克思 恩格斯

共产党人同一般无产者的关系是怎样的呢？

共产党人不是同其他工人政党相对立的特殊政党。

他们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

他们不提出任何特殊的①原则，用以塑造无产阶级的运动。

共产党人同其他无产阶级政党不同的地方只是：一方面，在各国无产者的斗争中，共产党人强调和坚持整个无产阶级的不分民族的共同利益；另一方面，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所经历的各个发展阶段上，共产党人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

因此，在实践方面，共产党人是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始终推动运动前进的②部分；在理论方面，他们比其余的无产阶级群众优越的地方在于他们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

共产党人的最近目的是和其他一切无产阶级政党的最近目的一样的：使无产阶级形成为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

共产党人的理论原理，决不是以这个或那个世界改革家所发明或发现的思想、原则为根据的。

这些原理不过是现存的阶级斗争、我们眼前的历史运动

的真实关系的一般表现。消灭先前存在的所有制关系，并不是共产主义所独具的特征。

一切所有制关系都经历了经常的历史更替、经常的历史变更。

例如，法国革命废除了封建的所有制，代之以资产阶级的所有制。

共产主义的特征并不是要废除一般的所有制，而是要废除资产阶级的所有制。

但是，现代的资产阶级私有制是建筑在阶级对立上面、建筑在一个人对另一些人的剥削^③上面的生产和产品占有的最后而又最完备的表现。

从这个意义上说，共产党人可以用一句话把自己的理论概括起来：消灭私有制。

有人责备我们共产党人，说我们要消灭个人挣得的、自己劳动得来的财产，要消灭构成个人的一切自由、活动和独立的基础的财产。

好一个劳动得来的、自己挣得的、自己赚来的财产！你们说的是资产阶级所有制以前的那种小资产者的、小农的财产吗？那种财产用不着我们去消灭，工业的发展已经把它消灭了，而且每天都在消灭它。

或者，你们说的是现代的资产阶级的私有财产吧？

但是，难道雇佣劳动，无产者的劳动，会给无产者创造出财产来吗？没有的事。这种劳动所创造的是资本，即剥削雇佣劳动的财产，只有在不断产生出新的雇佣劳动来重新加以剥削的条件下才能增加起来的财产。现今的这种财产是在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对立中运动的。让我们来看看这种对立的两个方面吧。

做一个资本家，这就是说，他在生产中不仅占有一种纯粹个人的地位，而且占有一种社会的地位。资本是集体的产物，它只有通过社会许多成员的共同活动，而且归根到底只有通

过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活动，才能被运用起来。

因此，资本不是一种个人力量，而是一种社会力量。

因此，把资本变为属于社会全体成员的公共财产，这并不是把个人财产变为社会财产。这里所改变的只是财产的社会性质。它将失掉它的阶级性质。

现在，我们来看看雇佣劳动。

雇佣劳动的平均价格是最低限度的工资，即工人为维持其工人的生活所必须的生活资料的数额。因此，雇佣工人靠自己的劳动所占有的东西，只够勉强维持他的生命的再生产。我们决不打算消灭这种供直接生命再生产用的劳动产品的个人占有，这种占有并不会留下任何剩余的东西使人们有可能支配别人的劳动。我们要消灭的只是这种占有的可怜的性质，在这种占有下，工人仅仅为增殖资本而生活，并且只有在统治阶级的利益需要他生活的时候才能生活。

在资产阶级社会里，活的劳动只是增殖已经积累起来的劳动的一种手段。在共产主义社会里，已经积累起来的劳动只是扩大、丰富和提高工人的生活的一种手段。

因此，在资产阶级社会里是过去支配现在，在共产主义社会里是现在支配过去。在资产阶级社会里，资本具有独立性和个性，而活动着的个人却没有独立性和个性。

而资产阶级却把消灭这种关系说成是消灭个性和自由！它说对了。的确，正是要消灭资产者的个性、独立性和自由。

在现今的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范围内，所谓自由就是贸易自由，买卖自由。

但是，买卖一消失，自由的买卖也就会消失。我们的资产者关于自由买卖的空谈，也象他们的其他一切关于自由的大话一样，仅仅对于不自由的买卖来说，对于中世纪被奴役的市民来说，才是有意义的，而对于共产主义要消灭买卖、消灭资产阶级生产关系和资产阶级本身这一点来说，却是毫无

意义的。

你们一听到我们要消灭私有制，就惊慌起来。但是，在你们的现存社会里，私有财产对十分之九的成员来说已经被消灭了；这种私有制之所以存在，正是因为私有财产对十分之九的成员来说已经不存在。可见，你们责备我们，原来是说我们要消灭那种以社会上的绝大多数人没有财产为必要条件的所有制。

总而言之，你们责备我们，原来是说我们要消灭你们的那种所有制。的确，我们是要这样做样的。

你们说，从劳动不再能变为资本、货币、地租，一句话，不再能变为可以垄断的社会力量的时候起，就是说，从个人财产不再能变为资产阶级财产④的时候起，个性就被消灭了。

由此可见，你们是承认，你们所理解的个性，不外是资产者、资产阶级私有者。这样的个性确实应当被消灭。

共产主义并不剥夺任何人占有社会产品的权力，它只剥夺利用这种占有去奴役他人劳动的权力。

有人反驳说，私有制一消灭，一切活动就会停止，懒惰之风就会兴起。

这样说来，资产阶级社会早就应该因懒惰而灭亡了，因为在这个社会里是劳者不获，获者不劳的。所有这些顾虑，都可以归结为这样一个同义反复：一旦没有资本，也就不再有雇佣劳动了。

所有这些对共产主义的物质产品的占有方式和生产方式的责备，都同样被推广到精神产品的占有和生产方面。正如消灭阶级的所有制在资产者看来是消灭生产本身一样，消灭阶级的教育在他们看来就等于消灭一切教育。

资产者唯恐其灭亡的那种教育，对绝大多数人来说不过

是把人训练成机器罢了。

但是，你们既然用你们资产阶级关于自由、教育、法等等的观念来衡量废除资产阶级所有制的主张，那就请你们不要同我们争论了。你们的观念本身是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和所有制关系的产物，正象你们的法不过是被奉为法律的你们这个阶级的意志一样，而这种意志的内容是由你们这个阶级的物质生活条件来决定的。

你们的偏私观念使你们把自己的生产关系和所有制关系从历史的、在生产过程中是暂时的关系变成永恒的自然规律和理性规律，这种偏私观念是你们和一切灭亡了的统治阶级所共有的。你们谈到古代所有制的时候所能理解的，你们谈到封建所有制的时候所能理解的，一谈到资产阶级所有制你们就再也不能理解了。

消灭家庭！连极端的激进党人也对共产党人的这种可耻的意图表示愤慨。

现代的、资产阶级的家庭是建筑在什么基础上的呢？是建筑在资本上面，建筑在私人发财上面的。这种家庭的充分发展的形式，只是在资产阶级中才存在，而它的补充现象是无产者的被迫独居和公开的卖淫。

资产者的家庭自然会随着它的这种补充现象的消失而消失，两者都要随着资本的消失而消失。

也许你们是责备我们，说我们要消灭父母对子女的剥削吧？我们承认这种罪状。

但是，你们说，我们用社会教育代替家庭教育，就是要消灭人们最亲密的关系。

而你们的教育不也是由社会决定的吗？不也是由你们借以进行教育的那种社会关系决定的吗？不也是由社会通过学

校等等进行的直接的或间接的干涉决定的吗？共产党人并没有发明社会对教育的影响；他们仅仅是要改变这种影响的性质，要使教育摆脱统治阶级的影响。

无产者的一切家庭联系愈是由于大工业的发展而被破坏，他们的子女愈是由于这种发展而被变成单纯的买卖对象和劳动工具，资产阶级关于家庭和教育、关于父母和子女的亲密关系的空话就愈是令人作呕。

但是，你们共产党人是要实行公妻制的啊，——整个资产阶级异口同声地向我们这样叫喊。

资产者原来是把自已的妻子看做单纯的生产工具的。他们听说生产工具将要公共使用，自然就不能不想到妇女也会遭到同样的命运。

他们想也没有想到，问题正在于消灭妇女被当做单纯生产工具看待的地位。

其实，我们的资产者装得道貌岸然，对所谓的共产党人的正式公妻制表示惊讶，那是再可笑不过了。公妻制无需共产党人来实行，它差不多是一向就有的。

我们的资产者不以他们的无产者的妻子和女儿受他们支配为满足，正式的娼妓更不必说了，他们还以互相诱奸妻子为最大的享乐。

资产阶级的婚姻实际上是公妻制。人们至多只能责备共产党人，说他们想用正式的、公开的公妻制来代替伪善地掩蔽着的公妻制。其实，不言而喻，随着现在的生产关系的消灭，从这种关系中产生的公妻制，即正式和非正式的卖淫，也就消失了。

还有人责备共产党人，说他们要取消祖国，取消民族。

工人没有祖国。决不能剥夺他们所没有的东西。因为无产

阶级首先必须取得政治统治，上升为民族的阶级⑤，把自身组织成为民族，所以它本身暂时还是民族的，虽然这里所说的“民族的”一词和资产阶级所理解的完全不同。

随着资产阶级的的发展，随着贸易自由的实现和世界市场的建立，随着工业生产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活条件的趋于一致，各国人民之间的民族隔绝和对立日益消失了。

无产阶级的统治将使它们更快地消失。联合的行动，至少是各文明国家的联合的行动，是无产阶级获得解放的首要条件之一。

人对人的剥削一消灭，民族对民族的剥削就会随之消灭。

民族内部的阶级对立一消失，民族之间的敌对关系就会随之消失。

从宗教的、哲学的和一般意识形态的观点对共产主义提出的种种责难，都不值得详细讨论了。

人们的观念、观点和概念，一句话，人们的意识，随着人们的生活条件、人们的社会关系、人们的社会存在的改变而改变，这难道需要经过深思才能了解吗？

思想的历史除了证明精神生产随着物质生产的改造而改造，还证明了什么呢？任何一个时代的统治思想始终都不过是统治阶级的思想。

当人们谈到使整个社会革命化的思想时，他们只是表明了一个事实：在旧社会内部已经形成了新社会的因素，旧思想的瓦解是同旧生活条件的瓦解步调一致的。

当古代世界走向灭亡的时候，古代的各种宗教就被基督教战胜了。当基督教思想在十八世纪被启蒙思想击败的时候，封建社会正在同当时革命的资产阶级进行殊死的斗争。信仰自由和宗教自由的思想，不过表明自由竞争在信仰的领

域里⑥占统治地位罢了。

“诚然”，——有人会说，——“宗教的、道德的、哲学的、政治的、法的以及其他的观念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是不断改变的。但是，宗教、道德、哲学、政治和法本身在这种变化中却始终保存着。

此外，还存在着永恒的真理，如自由、正义等等，这些真理是社会发展的阶段所共有的。但是共产主义要废除永恒的真理，它要废除宗教、道德，而不是加以革新，所以共产主义是同到目前为止的全部历史发展进程相矛盾的。”

这种责难有什么意思呢？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在阶级对立中运动的，而这种对立在各个不同的时代是各不相同的。

但是，不管这种对立具有什么样的形式，社会上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剥削却是过去各个世纪所共有的事实。因此，毫不奇怪，各个世纪的社会意识，尽管形形色色、千差万别，总是在某种共同的形式中运动的，这些形式⑦这些意识形式，只有当阶级对立完全消失的时候才会完全消失。

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

不过，我们还是把资产阶级对共产主义的种种责难撇开吧。

前面我们已经看到，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

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

要做到这一点，当然首先必须对所有权和资产阶级生产关系实行强制性的干涉，采取这样一些措施，这些措施在经济上似乎是不够充分的和没有力量的，但是在运动进程中它们会越出本身，⑧而且作为变革全部生产方式的手段是必不可少的。

这些措施在不同的国家里当然会是不同的。

但是，最先进的国家几乎都可以采取下面的措施：

1. 剥夺地产，把地租用于国家支出。

2. 征收高额累进税。

3. 废除继承权。

4. 没收一切流亡分子和叛乱分子的财产。

5 通过拥有国家资本和独享垄断权的国家银行，把信贷集中在国家手里。

6. 把全部运输业集中在国家手里。

7. 增加国营工厂和生产工具，按照总的计划开垦荒地和改良土壤。

8. 实行普遍劳动义务制，成立产业军，特别是在农业方面。

9. 把农业和工业结合起来，促使城乡之间的对立⑨逐步消灭⑩。

10. 对一切儿童实行公共的和免费的教育。取消现在这种形式的儿童的工厂劳动。把教育同物质生产结合起来，等等。

在发展进程中，当阶级差别已经消失而全部生产集中在联合起来的个人的手里的时候，公众的权力就失去政治性质。原来意义上的政治权力，是一个阶级用以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有组织的暴力。如果说无产阶级在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中一定要联合为阶级，如果说它通过革命使自己成为统治阶

级，并以统治阶级的资格用暴力消灭旧的生产关系，那末它在消灭这种生产关系的同时，也就消灭了阶级对立和阶级本身的存在条件^⑩，从而消灭了它自己这个阶级的统治。

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节选自《共产党宣言》

人民出版社一九六四年九月版

注 释：

①“特殊的”在1888年英文版中是：“宗派的”。——译者注

②“最坚决的、始终推动运动前进的”在1888年英文版中是：“最先进的和最坚决的”。——译者注

③“一些人对另一些人的剥削”在1888年英文版中是：“少数人对多数人的剥削”。——译者注

④在1888年英文版中这里加上了：“变为资本”。——译者注

⑤“民族的阶级”在1888年英文版中是：“民族的领导阶级”。——译者注

⑥“在信仰的领域里”在1872、1883和1890年德文版中是：“在知识的领域里”。——译者注

⑦在1890年德文版中删去了：“这些形式”。——译者注

⑧在1888年英文版中这里加上了：“使进一步向旧的社会制度进攻成为必要”。——译者注

⑨“对立”在1872、1883和1890年德文版中是：“差别”。——译者注

⑩在1888年英文版中这一条是：“把农业和工业结合起来；通过把人口更平均地分布于全国的办法逐步消灭城乡之间的差别”。——译者注

⑪“消灭了阶级对立和阶级本身的存在条件”在1872、1883和1890年德文版中是：“消灭了阶级对立的存在条件，消灭了阶级本身”。——译者注

马克思墓前演说

恩 格 斯

三月十四日^①下午两点三刻，这位当代最伟大的思想家停止了思想。让他一个人留在房里还不到两分钟，等我们再进去的时候，发现他已经坐在安乐椅上安静地睡着了——永远睡着了。

这个人的逝世，对于欧美战斗的无产阶级，对于历史科学，都是不可估量的损失。因这位巨人逝世而形成的空虚，人们不久就会感觉到。

正象达尔文发现有机界发展的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即历来为各种思想重重叠叠地掩蔽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有了衣食住，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活动；所以，直接为生活所需要的物质资料的生产以及由此决定的一国人民或一个时代的每一个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为基础，而当时人们的国家机构、法律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都是在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从这个基础出发来解释它们，而不是象过去那样本末倒置。

不仅如此。马克思还发现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由它所形成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运动规律。无论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或社会主义批评家过去所作的一切研究都只是黑暗中

的摸索，而随着剩余价值的发现，这一领域就豁然开朗了。

人生能有这样两种发现，可说是不虚此生了。甚至只有一种这样的发现，也已经是幸福的了。可是马克思在他所研究的每一方面（甚至在数学方面）都有独到的发现，他研究的范围很广，而且没有一种研究是肤浅的。

这位科学巨匠就是这样的。但是这在他身上远不是主要的。在马克思看来，科学在历史上是一种革命的动力。虽然每一种甚至无法测知实际应用效果的理论科学中的新发现都使他感到喜悦，但是当有了立刻会对工业和整个历史发展起革命影响的发现的时候，他的喜悦就完全不同了。例如，他曾经密切地注意电学中的各种发现的进展，不久前他还注意到马尔赛·德普勒^②的发现。

马克思首先是一个革命者。他采取各种方式参加推翻资本主义和它所建立的国家制度的事业，参加现代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首先使现代无产阶级意识到本身的地位和要求、意识到本身的解放条件的就是他）；这一切实际上是他毕生的使命。斗争就是他大显身手的机会。能象他那样热情、顽强和卓有成效地斗争的人是不多的。一八四二年任旧《莱茵报》的编辑；一八四四年参加巴黎出版的《前进报》的编辑工作；一八四七年为《德意志——布鲁塞尔报》撰稿；一八四八年到一八四九年出版《新莱茵报》；一八五二年到一八六一年为《纽约每日论坛报》撰稿；写作许多战斗性极强的小册子；参加巴黎、布鲁塞尔和伦敦各个组织的工作；以及后来创立作为这一切工作的顶点的国际工人协会，——老实说，一个人即使别的事情什么也没有做，仅仅干过这一番事业也足以感到自豪的了。

这就是马克思遭人憎恨最深诬蔑最甚的原因。无论专制

政府或共和政府都把他驱逐出境，无论保守的资产者或极端民主的资产者都纷纷诽谤他，诅咒他。他根本不注意这些，把这一切当做蛛丝一样轻轻抹去，只是在迫不得已的时候才给予答复。现在他逝世了，在整个欧洲和美洲，从西伯利亚③矿井到加利福尼亚，千百万革命战友无不对他表示尊敬、爱戴和追悼，而我敢大胆地说：他有过许多敌人，但是并没有一个私敌。

他的英名和事业将永垂不朽！

选自《卡尔·马克思的葬仪》

（见《回忆马克思恩格斯》）

注 释：

①三月十四日——一八八三年三月十四日。

②马尔宙·德普勒——法国的工程师和物理学家。

③加利福尼亚——美国西南部靠太平洋的一洲。

欧仁·鲍狄埃

（为纪念他逝世二十五周年而作）

列 宁

去年，一九一二年十一月，是法国的工人诗人欧仁·鲍狄埃，即著名的无产阶级的“国际歌”（“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的作者逝世的二十五周年。

这首歌已经译成欧洲各种文字，而且不仅仅是欧洲文字。一个有觉悟的工人，不管他来到哪个国家，不管命运把他抛到哪里，不管他怎样感到自己是异邦人，言语不通，举目无亲，远离祖国，——他都可以凭“国际歌”的熟悉的曲调，给自己找到同志和朋友。

世界各国的工人相继歌唱自己的先进战士、无产者诗人的这首歌，并且使这首歌成了全世界无产阶级的歌。

世界各国的工人现在都在纪念欧仁·鲍狄埃。他的妻子和女儿还活着，并且都过着贫困的生活，就象“国际歌”的作者一生所过的一样。他在一八一六年十月四日生于巴黎。他创作他的第一首歌的时候才十四岁，这首歌的名字叫作“自由万岁！”。一八四八年，他作为一个街垒斗士参加了工人反对资产阶级的伟大战斗。

鲍狄埃出身于贫穷的家庭，在整个一生中他一直是一个